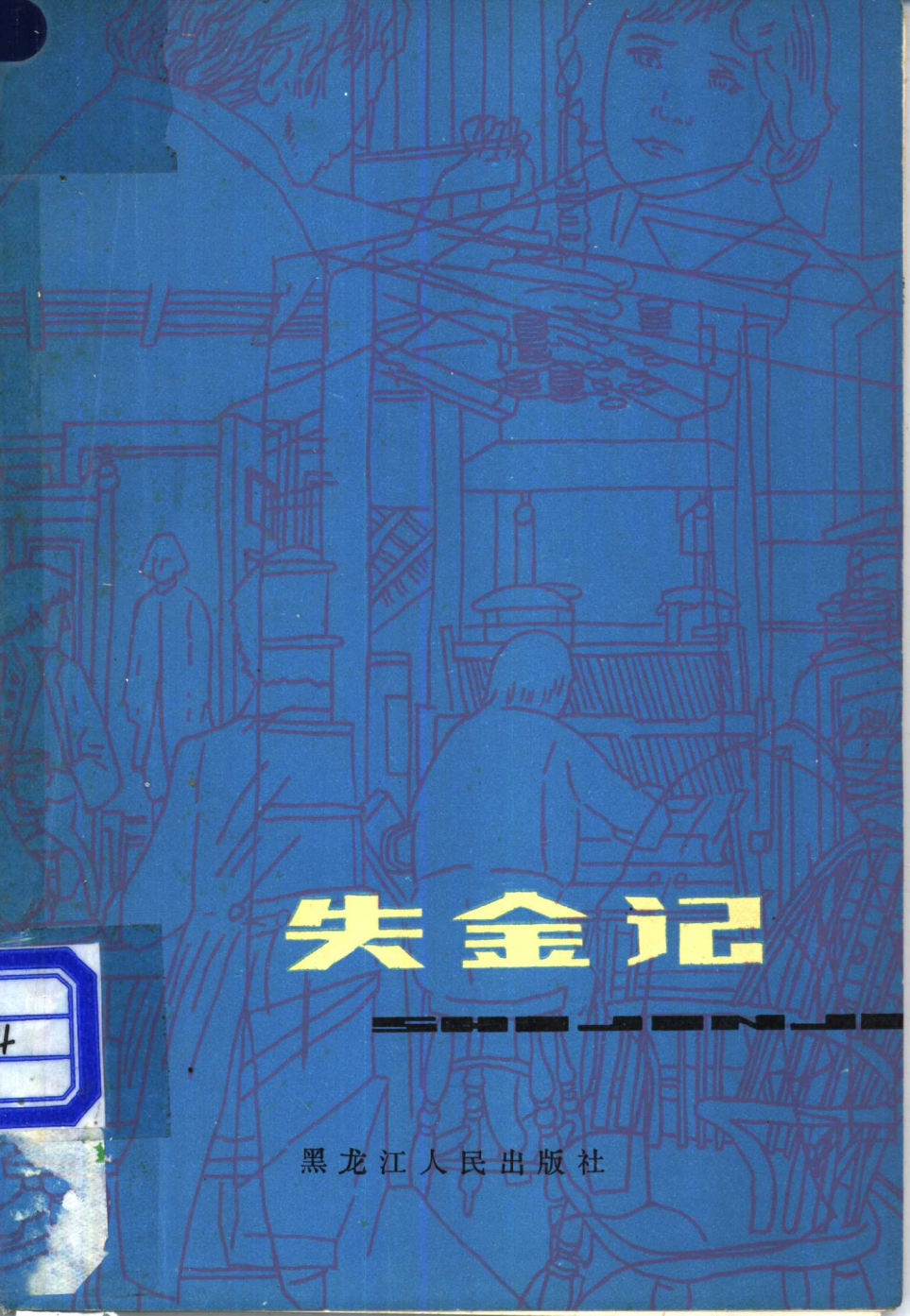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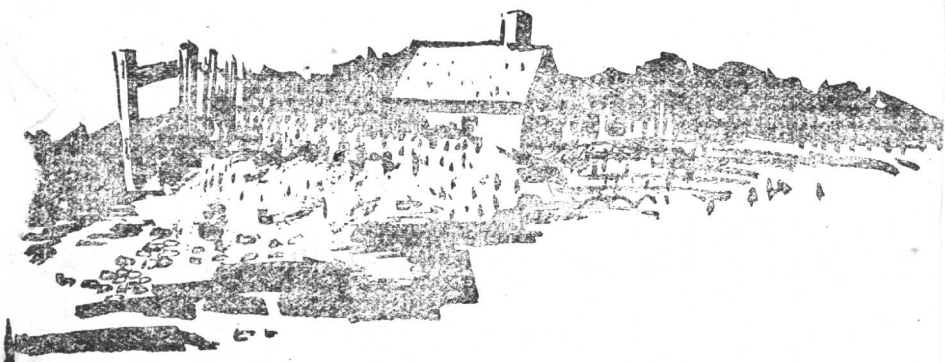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失金记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1-4-376.



失金记

[英]乔治·艾略特 著

布雷菜 节略

赵 印 译

王守义 校



农干院 B0028076



Silas Marner
George Eliot
Abridged and Simplified by
A. J. Brayley

The Hong Kong Printing Press (1977) LTD

责任编辑：李浏文
封面、插图：广 隶

失 金 记

[英]乔治·艾略特 著
布 雷 莱 节 略
赵 印 译
王 守 义 校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通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 8 4/16·字数 48,000

1981年6月第1版 1981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354

定价：0.27 元

第 一 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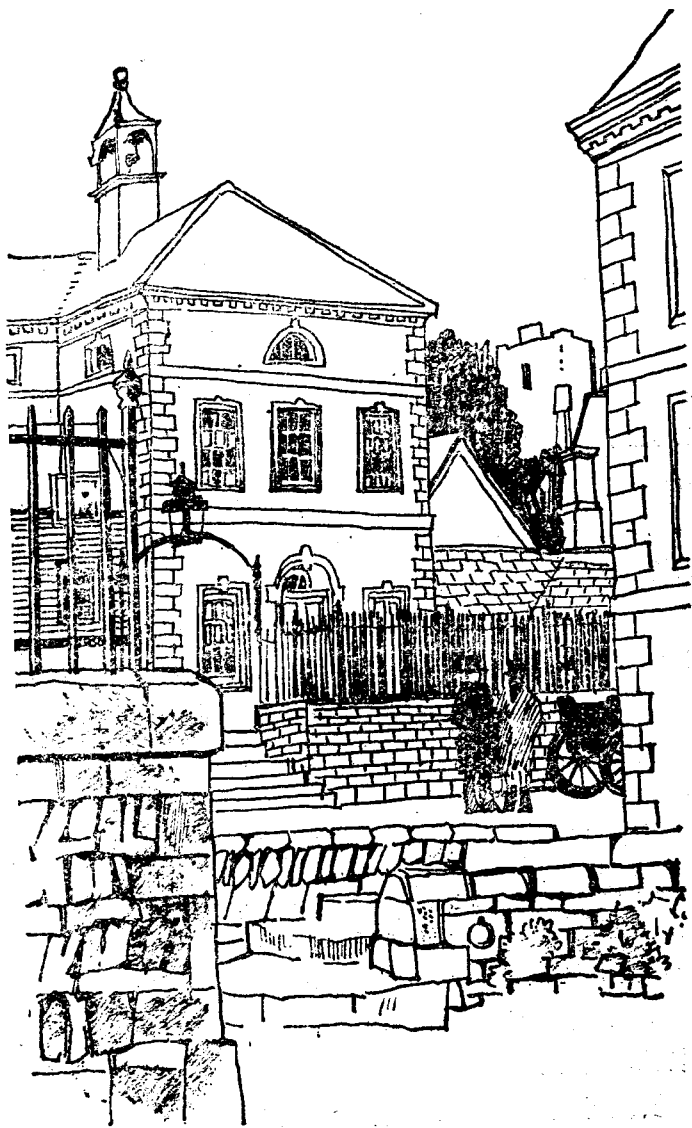
赛拉斯·马南是个怪人，独自住在拉维洛村。他在那里已经住了十五年，村里的人对他一无所知，但是都非常怕他。他住在一个石头坑的旁边。人们曾经从这个石头坑里挖石头，但是现在人们不再用这个坑了。坑里积满了水，没人再到这儿来。

马南之所以孤独，是因为他有一个秘密。十五年前，他在一个大的镇上当织布工。在那里，他有很多朋友，都是织布工人。他们常和马南去同一个教堂作礼拜。教堂在兰汀大院。那时候，赛拉斯·马南笃信上帝，每个星期天都去作礼拜。

他在兰汀大院的一个最亲密朋友是威廉·戴恩。威廉比赛拉斯年岁大些，但看上去似乎非常年轻。他好为人师，宽恕自己甚于宽恕别人。他能发现任何人的缺点，甚至连老师也不放过，可就是看不到自己的毛病。

赛拉斯喜欢这个年轻人，却没有发现他的缺点。威廉对一切都那么自信。

赛拉斯一点也不像他那样。他时时想着自己的毛病，而



且总怕再犯。他们之间的不同，从他们的面部表情上就可以看得出来。赛拉斯的眼睛闪着挚爱的光芒，但却不大注意周围的小事情。他为人坦率、诚实，几乎有点过于厚道。而威廉神情诡秘，眼光狭窄，讳莫如深，一张嘴总是闭得紧紧的。

一天，赛拉斯遇到一个姑娘。她的名字叫萨拉。不久，他爱上了她，并想和她结婚。姑娘也爱上了他，答应嫁给他。但是他们没能立即结婚，因为结婚需要很多的钱。

有时，赛拉斯带着威廉去和萨拉见面，从未有过戒心。他喜欢他们两人，也希望他们成为朋友。

后来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，教堂里的一袋钱被盗了。赛拉斯当时正在教堂，而且在那里发现了他的刀。兰汀大院的人涌到他家搜查。搜查快结束时，威廉在一幅画的后面找出了一个空钱袋。

威廉对着他的朋友说：“你看，罪责难逃，为什么你不把真象告诉我们呢？”

这深深地伤害了赛拉斯的感情，他说：“威廉，我们是老朋友，几年来，我可曾对你说过一次谎话？上帝会使真象大白的。”

“兄弟，”威廉回答说，“我怎么能知道你的秘密呢？一个人很可能面善心恶。”

赛拉斯望着他的朋友，顿时气得脸色发紫，激愤的话语涌到嘴边，却被什么堵住了似的。他的脸青一阵，紫一阵，两条腿几乎站立不住。最后，他有气无力地说：

“现在我想起来了，刀子原来并不在我的口袋里。”

威廉说：“那我可就知道了。”

但是，人们想多了解一些情况，提出了许多问题。赛拉斯没有对自己的话进行解释，只是说：“我遭到很大的不幸，什么也不用说了，上帝会让你们看到真象。”

人们都回到教堂。他们没有叫警察来，因为他们不喜欢这种方式。“必须弄清真象，”却是大家一致的意见。最后，他们决定：大家双膝跪倒祈求上帝的帮助。然后教友中出来一个人，拿出两张洁白的卡片，递给牧师巴斯顿先生。从卡片的正面来看没有区别，但其中一张的背面却画有记号。牧师会抽中那张没有记号的卡片吗？



“上帝将引导他的手，他将使我免受一切诽谤。”赛拉斯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但是，一个人——一个朋友——怎么竟能如此残酷无情？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情。”

巴斯顿先生选了一张卡片举起来，正是有记号的那一张。于是牧师冷冷地说：

“赛拉斯·马南，你干了一件极为可怕的事，从现在起你就不再是教会成员了。不过你还可以恢复会员资格，但是要具备这样的条件：把钱退回，悔过认错；而且要答应改变你的生活道路。”

赛拉斯什么也没听到，只是在别人都走了以后，他才站起来。他走向威廉艰难地说：

“我想起来了，正是那一天，你需要一把刀，你用完我的刀之后，就再也没有还给我。你拿了钱，而用谎言把罪责推到我的身上。但是，不要害怕。上帝不会伤害你，他只伤害好人，上帝也会说谎话。”

这些悲愤的话语，给教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可威廉却并不生气，他说：“你说这样的话会受人责备的。我只能说，‘上帝宽恕你，赛拉斯。’”

赛拉斯走出教堂，想同这个熟悉的世界永别了。阴郁的情绪驱走了他心底的爱情。因为他并不聪明，所以他只能责难上帝。

“上帝抛弃了我。萨拉也将抛弃我。如果她不这么做，她也不会幸福的。既然上帝憎恨我们，我们怎么还能幸福呢？”

赛拉斯独自坐在家里。他象一个病人似的，什么事情都不愿意做。

他不想再去找萨拉。他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她永远 不会相信我了。因为她无法了解事情的真相，所以她绝 不会相信我。”

第二天，他无法忍受这些痛苦的思绪，又回到机器上工作。不久，牧师和一个教友带来萨拉的口信，她决定不嫁给赛拉斯，也不想再见他了。赛拉斯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继续干他的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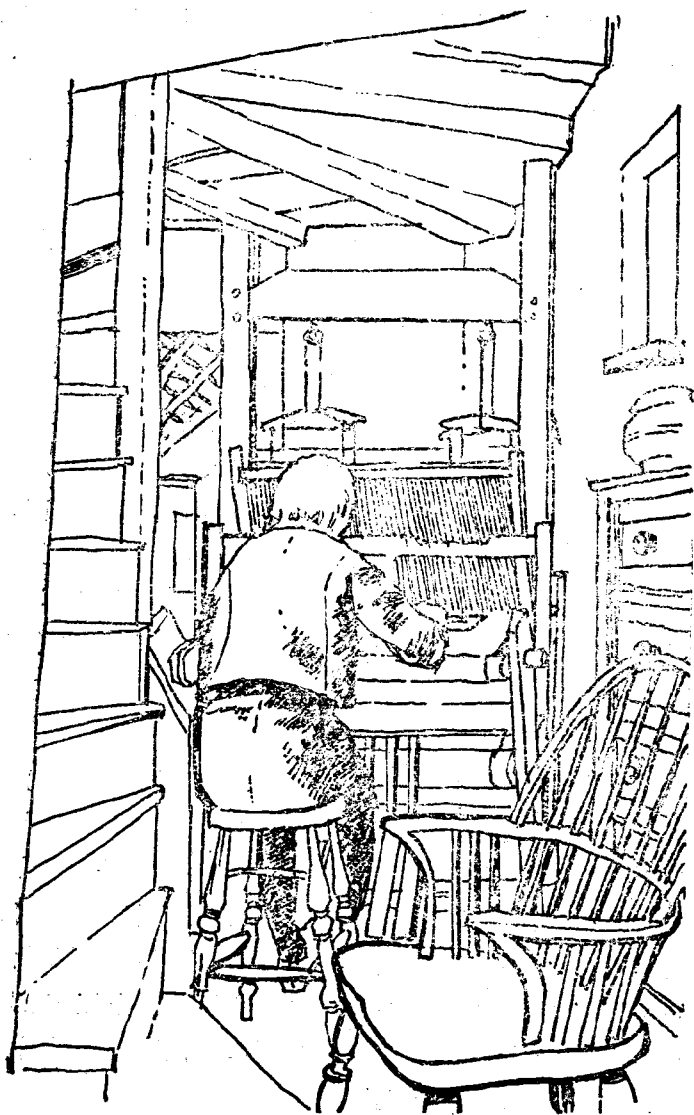
仅仅过了一个月，萨拉同威廉·戴恩结婚了。赛拉斯就离开这个小镇来到拉维洛村。

第 二 章

村里人不知道赛拉斯内心的秘密，他们因为别的原因而害怕他。织工用的织布机织起布来非常快，乡下人不懂得这是怎么回事，所以对他就有些害怕。织布机发出的奇怪的嘈杂声音，使村里的孩子们感到极大的兴趣，经常跑来在赛拉斯的房子外边围观。

有的时候，赛拉斯看到他们，便从织布机上走下来，打开房门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只用他那双褐色的大眼睛凝视着孩子们。因为他的眼睛看不清，所以就用力地瞪着，孩子们不知其中的缘故，便极其恐惧地跑开了。但是孩子没有忘记父母亲给他们讲的那些故事，说赛拉斯能帮助病人，他比别人更有本事。可是他一旦生气，就可怕了。

除了这对奇怪的眼睛，赛拉斯还有其它神秘之处。有一天晚上，吉姆·劳丹尼在赛拉斯大门口看到了他，后来吉姆在小客栈里讲述了这个故事。



“赛拉斯紧挨大门站着，并不是在休息；他背上驮着一个沉重的口袋。他的眼睛象死人一样发直，胳膊和腿象石头一样僵硬。我一边对他说话，一边把手放在他身上。他一动也不动。‘他死啦！’我自言自语地说。然后，他忽地恢复了常态，说：‘晚上好’，他说完，就走了。”

村里人纷纷传说这件事。有的人说：“他可能中风了。”然而，马赛先生却不同意这个看法。马赛会剪裁衣服，也给教堂的教区长干活。

“我看他没有生病。”马赛先生说，“如果你中风，就会跌倒的。中风之后也好不了，什么活也不能干了。可是赛拉斯却毫无困难地走开，而且现在也好好的。不，不是中风。但是，人除了外表形体的一方面，还有内在精神的一方面。我们只能看到人的外形，而看不到他内在的方面。赛拉斯追求的奇妙意境，是我们看不出来的。你们记得萨丽·奥特吧？她有心脏病，医生无能为力，而赛拉斯却能帮助她。我们对待象他那样的人应该有礼貌。他能成为一个好朋友，而不是凶恶的敌人。”

奥特先生是修鞋匠。一天，赛拉斯提双旧鞋到他家去了。萨丽——奥特先生的妻子正坐在壁炉旁边。看上去，好象病得很重，赛拉斯看出了这可怕的病症，为她难过。他记得他母亲的病症与萨丽一样，而且她就死于和萨丽一样的心脏病。有一种植物使他母亲的病痛曾一度减轻。她常用这种植物制成药，还向他讲解过这种药的用法。赛拉斯至今还记忆犹新。他向萨丽说：“医生不能把你治好，我相信我能治你的病，我将给你带点东西来。”

几天以后，萨丽·奥特的病情大为好转，村里到处传扬这段佳话。

很快，人们都涌到赛拉斯的家里。他们中有领着孩子的妈妈，有农场的农工，都带着钱。可是赛拉斯是个老实人，他不接受。因为好多人的要求都是他无力办到的事情，他说他帮不了忙。但是村民们不相信，他们还是来找。最后，赛拉斯生气了，把他们全赶走。

结果，赛拉斯善良的行动并没有使他与村民更加接近。村民们反而有些生气了，谁也不再走近他的房子，使他处于十分孤独的境地。

然而，赛拉斯对村民和他们的孩子并不介意。他唯一感兴趣的就是干活。他晚上干到很晚，只有当他辛勤劳动的时候，烦恼和忧伤才稍微减轻一些。因为家里只有他自己，除



织布外还有一些别的活。他自己生火做饭，到井边打水。这样，他就把生活中的一切思念都驱除了。他怨恨过去，对拉维洛村人也不再有什么感情。他既没有朋友，也不相信上帝。

赛拉斯辛勤劳动，挣了很多钱。人家付给他金币和银币，他自己几乎一点也不花，他对金银的兴趣慢慢地大起来。

每增加一个英镑，不但给他带来愉快，而且使他的欲望得到满足。金币银币好象朋友似的，它们似乎能理解他的心情。每天夜里，他都把钱拿出来，数上一数。他喜欢金币银币的形状、颜色和它们那熟悉的图案。

他把钱放在一只金属罐子里，又把织布机下面地上的砖取下几块，挖了个洞，把罐子放在里面。每晚，他把钱罐藏在洞里，然后放上砖，用砂子覆盖得好好的。这种习惯并不是因为人们害怕小偷。许多乡下人储藏金钱，都是放在自己的屋里，通常都是把钱藏在床上。这个方法，人人都知道。但是，没有一个人去偷自己村子里人的钱，也许他们并不全都诚实，但做一个小偷又能怎样呢？除了到英国的其它地方，否则这钱就花不出去。而他们既不愿意又没有勇气去干这种事情。

年复一年，赛拉斯一直过着孤独的生活。钱罐子里的英镑增加了。盯着这些钱，干着活，就是他的生活全部。此外，再也没有别的念头，除非别的人进入他的生活。织布机把他的背、腰和腿都累弯了。当他离开织布机的时候，依然习惯地弯着身子走路，这也使他的眼神变得很怪。他还不到四十岁，已经面黄肌瘦，象个老头。孩子们老是喊他：“马南

老师傅。”

但是爱并没有在他心中完全死去。每天，他用一个棕色的水罐，走过两块地到井里打水。他买了一个特殊的水罐，总是把它放在固定的地方。他一碰到罐子就感到精神愉快。当水罐装满水的时候，水色新鲜，清澈见底。经过十二年，水罐就象他的一个朋友。然而，后来有一天，他不小心把它掉在地上，摔成三瓣。赛拉斯怀着沉重的心情把碎片拼在一起。水罐不能用了，但他还把它放在老地方，作为纪念。

十五年漫长的，可是马南师傅的生活几乎没有变化，他整天都在辛勤地工作。

每到夜里，他就把门关上，把钱拿出来数。由于钱罐子已经装不下了，他不得不做了两个厚实的皮口袋。他把金币和银币倒出来，多么光亮照人啊！金币比银币多了。他自己



用钱时只花那些“先令”和小银币。他喜欢各种钱币，不管金币或银币他都喜欢，最喜欢金质英镑。他用手抚弄这一堆钱，数遍每一枚钱币。这使他快乐。他用拇指和其它手指抚摸银币的表面。“这还不是全部，”他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还有钱在路上，就象孩子还没出生一样，年复一年，钱就会来的。”

但是，不久，赛拉斯的生活又发生了第二次大变化。

第 三 章

在拉维洛村最有权势的人物是地主卡斯。他拥有很多土地，在这些土地上有好几个农庄。住在农庄并在农庄干活的人们都向他缴纳地租，因而他相当富有。地主卡斯的妻子早死了，以后他喜欢住在小旅馆里，不住在自己家里。他的儿子们交上了坏朋友，不久也走上了邪道。这些富家的纨绔子弟，追求享乐，游手好闲，什么活也不干。村里人都责怪地主卡斯不管教儿子，不能使他们改邪归正。

谁也不喜欢地主的二儿子。他的名字叫邓斯坦，可是人人都叫他“邓斯”。他为人粗鲁，总是用污秽的语言议论别人，好说谎话。

地主的大儿子戈德弗雷，却有些不同。有一阵，他和善而诚实，人人喜欢他。他想和南希·兰米特小姐结婚，拉维洛的村民们都很高兴。

“他父亲死后，他会是一个好地主，而南希准是个好妻

子。他俩真是很好的一对，南希一定会为他管好家业。”村民们说。

后来，戈德弗雷变了。他离开家一段时间，等回来时，举止行为就和以前判若两人。他脸色已不那么好看，诚实的表情也消失了，有的时候还无缘无故地发脾气。原来，他内心有着隐痛。

“他在学他弟弟的坏样子，”人们说，“他继续这样下去，南希·兰米特不会嫁给他啦。”

一个冬天的下午，戈德弗雷独自在他父亲住过的一个阴暗房间里，墙上挂着枪，衣服散乱地堆放在椅子上和地板上，污秽的银茶杯立在桌子上，壁炉里烟雾弥漫。戈德弗雷面带怒容，正在等人。

门开了，一个身材结实的青年人走进来。他脸色因为喝了酒而发红，毫无原因地微笑着。戈德弗雷痛恨地看了他一眼，一条狗吓得急忙离开壁炉，躲到墙角去了。

“哎？”邓斯问道，“什么事？”

“就是福勒的事，”戈德弗雷愤怒地说：“你一定记得——他向我交过地租，我把钱给你了。现在，父亲要这笔钱，如果他在本星期内得不到钱，他就要到警察局去告福勒。到那时，真象大白，你就要倒霉。”邓斯微微冷笑，但目光凶险。

“你也要遇到麻烦的，”他说：“父亲固然不喜欢我干的事，可是他也不会喜欢你干的事。不要忘记——你偷偷地娶了莫丽·法仁，而我没有偷偷地娶女人。莫丽是个卑贱的人，她道德败坏。假如父亲知道这些事情，会怎么样处置你呢？你将要被赶出家门，他的全部财产将要归我。”他的声音变了，“但

